

卷七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145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七之一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
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音反依字且邊
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古又音故傳音直應反案詁改皆是古義所以
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

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逐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

之曰鳴鳴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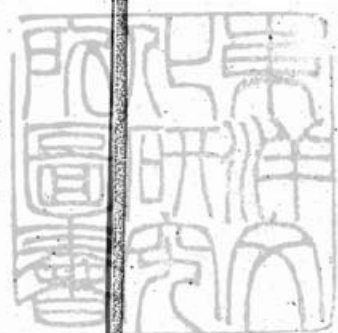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毛詩註疏卷第七

毛詩國風

漢鄭氏

唐孔穎達疏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咄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生虞舜之胃有虞遇父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幽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宛穢之墟在

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東謹陳者大皞處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

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處戲故連言

之慮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胃有虞關父考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補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庄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陶正，知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為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故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姓媯。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虞闕父以虞為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

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也。王之後，則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謂之恪。行二與杞宋共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後於夏，后氏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宋明陳與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宋明陳與下車，乃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熊耳。外方，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指又曰：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商譜稱：西南明，諸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是豫州境內，明諸尚書作盟，諸州左傳稱：孟諸之西，則

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大姬無子
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
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
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羽之下是有大姬
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等貴好祭祀不言無子
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
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
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
巫覡也楚語云在文曰巫在男曰覡而得子故彌信
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
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
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立卒弟
申公突立是為孝公卒子釗公卒子釗公卒子釗公
寧公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
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紛云子仲之
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是東門之紛云子仲之

公自是躍躍既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
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五父則五年陳侯遷卒則
人殺佗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經
傳曰佗殺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
為佗殺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
文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正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靈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宣公立是為宣公四十八
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八年卒子
公利公者桓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
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
太子免而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
子免而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
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
平公薨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
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
公自是躍躍既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
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五父則五年陳侯遷卒則
人殺佗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經
傳曰佗殺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
為佗殺厲公也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
文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正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靈公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五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宣公立是為宣公四十八
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八年卒子
公利公者桓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
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
太子免而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
子免而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
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
平公薨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
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

公也。蓋見公羊傳云：「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
傳會為說云：「誘以好，文而殺之，案蔡人殺之，因。」
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在桓六年。」
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
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粉，序云：幽
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傷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揚
從上明之亦信。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
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
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節於左方中，皆以此而
也。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丘，怨阮

中宛丘郭云：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
中央隆高。節度也。游蕩，自是朝。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
節度也。游蕩，自是朝。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

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
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
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節以經之所陳，即
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
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
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
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云：子自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湯
他即反舊。洵有情兮，無望兮。洵，信也。云：此君
他浪反。

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倣。洵音荀。

宛丘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

宛丘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

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立荒
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禮之以刺幽公也
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圖于六至宛
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
此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舞故以子爲大夫序云
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
其中中央宛宛然是一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
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立之宛中中央高峻與
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
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
說。○子者至不爲。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
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
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
百姓安于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
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
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悅言其戲樂之事幽
公事事皆爲也。○無所不悅言其戲樂之事幽
坎其

擊鼓宛丘之下。傳坎坎擊鼓聲。感坎苦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云翳舞者

所持以指麾。○坎其至一鷺羽。毛以爲坎坎然爲聲

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故舞

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

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傳值

持至爲鷺。○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

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者鉅

郭璞曰白鷺也。頭翅皆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

以爲翳。雖名之曰白鷺。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
白鷺謂之白鷺。齊魯之間謂之香鉅。東樂浪吳揚
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毛長三
寸。頭上毛十數。故長尺餘。銚然與鷹毛異。好欲
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
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

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
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傳益謂

之缶亦作斄鳥浪反益木
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
缶而歌則大蓋之差註
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

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
酒簋貳用缶註云交辰
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

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
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
交有孚盈缶註云交辰

汲用缶汲水器襄九年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若今擊既又可以盛水

夏值其鷺翽傳翽翽也
又音陶導翽翽也正義

又音陶導翽翽也正義
曰擇言文郭業

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
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無冬無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若今擊既又可以盛水

夏值其鷺翽傳翽翽也
又音陶導翽翽也正義

曰擇言文郭業

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

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無冬無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若今擊既又可以盛水

夏值其鷺翽傳翽翽也

又音陶導翽翽也正義

曰擇言文郭業

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

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無冬無

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

若今擊既又可以盛水

東門之扮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傳爾

東門之扮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

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精其絲是也會於

道經先言歌舞之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

後教游政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

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應而謂俗云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以香潔及自

飾乃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以香潔及自

故謂作靈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傳爾

正義

曰

男

棄

其

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為井應劭二十
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田
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井為井蓋盧舍據其
易之章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井或如
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娣於於
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
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
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或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粉苑丘之羽**傳**粉白榆也羽行也國之交會男

女之所聚與羽况浦反羽常**傳**粉白至所聚○正
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部著茨皮
色白是粉為白榆也羽行也羽行也羽行也羽行也
知此二木是國之道路也**仲之子娣娣其下****傳**子仲
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陳大夫氏娣娣舞也****傳**云之子男子也說文作雙音

何反桑**疏**夫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仲是陳大
刺宜刺在位之人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
仲之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之明子仲是大夫
之氏故氏子仲也云娣娣舞也釋文李巡曰娣娣
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娣娣然○**傳**之子至男
子○正義曰序云男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
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也**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

穀善也原大夫氏**傳**云旦明子曰差擇也朝日善明
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旦鄭音
旦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差
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流云毛意不作差案毛無改字
宜從鄭讀曰相音**不績其麻市也娣娣****傳**云績麻者
越下曰往往矣同

越下曰往往矣同**不績其麻市也娣娣****傳**云績麻者

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疏言穀旦至婆娑。正義曰

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失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

則曰可以相釋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

不復績麻於市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文

之甚。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

也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

夫姓原是也。且明至上處。正義曰且謂早朝

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日於也故于得為曰差擇釋朝

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

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

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穀旦于逝越以駿

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越於駿總也朝旦善明

邁傳逝往駿數邁行也。云越於駿總也朝旦善明

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總行欲男女合行。

子公及處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傳菽苳芥也椒芬香

也疏云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

采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

之所由。菽苳饒反郭云荆葵也苳音毗芳耳反芥



於釋詁文商頌稱發假無言為總集之意則此亦當
然故以騷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
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
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菝芬香○正義曰菝芬一名荊葵云小菝芬一名荊葵云小菝芬一名荊葵云小菝芬一名荊葵云
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菝芬一名荊葵云小菝芬一名荊葵云
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
本云椒芳物○傳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
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
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足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苕采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
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
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傳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流云
願謹也掖傳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
音同亦傳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
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
持其君誘使自強行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
誘之辭○傳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
文云掖臂也信二謂持其臂而掖之故外也此言
城持以赴外殺之謂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
誘掖者誘謂在前學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
扶持也定
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

遊息也傳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傳必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

道忘飢受云飢者不足於食也必水之流洋洋然飢

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願任用賢臣則政

教成亦猶是也音必悲位反洋音辛樂本又作藥毛

詩本有作藥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藥字當從

療下作察案說文云藥治也療或藥字也則毛止作

樂鄭本作藥下註疏衡門之至樂飢毛以爲遊息以

放此懋若角反疏衡門之至樂飢毛以爲遊息以

與維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

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不以

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必水之

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志飢何則必者泉水涓流

不已乃至廣大况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

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必水之流廣

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藥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

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

至遊息也然則衡義曰考工記王人註云衡古文橫假借

字也然則衡義曰考工記王人註云衡古文橫假借

有也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也其淺也釋詁云樓遲

息也舍人曰樓遲行步之息也傳必水之流廣

正水曰邨國有志彼泉水知必爲泉水王肅云洋洋

難肅云既邨道矣又史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

道忘飢是感激立志煉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之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

廣則不可將至云爾案此傳之故今爲別解案今定本

作樂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傳飢者至

猶是正義曰不宜視水爲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

以爲治飢用賢臣則水爲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

云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則亦小者飢故言飢則爲渴得水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其取妻必齊之姜

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

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

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娶下文同音○飭音房取音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

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

義曰此實刺淫故言刺時

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

謂夫為君子

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一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

思賢女之意

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

麻

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

云於

池中柔麻使可以漚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

子成其德教

○西州人謂績為緝也

彼美淑姬可與

晤歌

傳晤遇也

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

與對歌相切化也

淑音叔本亦作晤五故反東門至晤歌

門之外有池水此

淑音叔本亦作晤五故反東門至晤歌衣服以興貞賢之善文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喻

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文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
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其切化使君為善思得
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其切化使君為善思得
池城外諸詩言東門正義曰以池擊門言之則此池在
門外諸詩言東門正義曰以池擊門言之則此池在
使烏未反然則其絲注云漸之名此云遇柔者謂漸
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
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晤猶至切化感
正人君子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
戒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
以善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
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東門
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紵直呂反

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料生數十莖宿
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
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刺之以鐵若竹挾之表
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漚紵今南越行
布皆用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傳
此麻
言道也。○管古顏反茅。漚管。正義曰釋草云白
管云人割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管然則管者已
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管似茅而滑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
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迎魚敬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
反下註同疏至者。正義曰毛以昏姻

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
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矣故學不至者以
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
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
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
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洋洋**傳**與也洋洋然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云楊以葉洋洋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

失仲春之月桑子**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

至也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六星煌煌然音皇**疏**東門至煌煌。毛以為作者

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洋洋然

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
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傳**洋洋至秋冬。正

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為楊葉初
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

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鄭

風云土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

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荀卿

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為陰而為化育之

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
春頌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
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
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
用仲春也。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
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祥。祥。三月。中者。自言
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
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
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仲春。而陰氣
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
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風所云。自謂
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親迎也。毛鄭
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猶有不至者。
則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猶有不至者。
則是終竟不至。非後始罷故作者舉。待女不得之
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待女不得之
時非謂此時不至也。傳。婦此時女至故。親迎之禮。以
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前馬是親。之禮。以
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

此時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祥祥也。肺音
不至。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祥祥也。肺音
反。蒲貝。昏以為期。明星哲哲傳。哲哲猶煌煌也。世反。
反。昏以為期。明星哲哲傳。哲哲猶煌煌也。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佗本亦作他。徒多反。五父。

也。史記以為厲公弑。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

音。試本又作弑。同。墓門。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

惡加於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傳。不義。

將至於此。既立為君。此師傳。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
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而說不



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六弑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則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則知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

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

所宜反又如字又曰梳鄭註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後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音反間

音閑覩都魯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傳相也箋云反又作睹

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

也亮反相息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已猶

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

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難乃旦反疏墓門至然矣

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觀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

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



又刑之云汝之師傳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
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折
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家塋之地孝子
所思慕之處然則塋或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
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折之離是斯為
折義也。興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經經文
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試君之刑於法當誅
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相。正
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傳不良
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大
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師
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
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郭璞曰誰發語辭
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
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昔昔。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傳梅柗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云梅之樹善惡

有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

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戶。鴉

反萃狙醉反柗冉。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傳訊告也。我

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又。訊

評音信徐息碎反。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

告也。韓詩訊諫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予我也

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

我之言言其晚也。疏墓門至思予。正義曰言墓道

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自耳
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
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
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

寺

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與梟一名鴝，暗印云為梟為鴝，是也。俗說以為鴝，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鴝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故所賦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鴝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無故辯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謂之告。若是以謂之告。

墓門二章音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疏**：防有

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

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傳**：有旨苕也。**傳**：與也。防邑也。卬立也。苕草也。

云防之有鵲巢，卬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與者喻宣公

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卬，其恭反。苕，徒彫反。誰併予美心

焉？**傳**：併，張誑也。**傳**：誰，誰讒人也。文衆讒人，誰

併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

公也。併，陟留反。說文云：有壅蔽也。予，美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誰，九况反。

防有至忉忉，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卬

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鴝鳥往巢焉。卬立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

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
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初然而
憂之。○**傳**防邑中立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
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
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曰爲丘邱風稱旄丘有葛
鄰風稱阿丘有蟲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
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
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
之翅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
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俯張誰。正義曰釋
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傳**誰讒至宣公。正
義曰言誰俯予美者是詆毀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
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
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中唐有甃
邛有旨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甃瓠甃也鷓綬草
也作。歷反鷓五歷反令音零字書。○**傳**中中至
邛歷反字書作甃音受。○**傳**綬草。○

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
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
詩云中唐有甃堂塗堂下不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
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
云甃甃謂之甃李巡曰甃甃一名甃郭璞曰甃甃也
今江東呼爲甃甃甃綬釋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
似綬也陸機疏云鷓五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猶切切也

防有鷓巢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

音悅澤。○**傳**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
陂詩同。○**傳**於德色不得並特好之心既好色則不
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
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

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

傳興也皎月光也

變

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

之白哲

皎古了反本又作嫩哲星曆反

佼人僚兮

舒窈糾兮傳僚

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佼字又作皎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

之間凡好謂之皎僚本亦作寮同音了窈為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趨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

居酉反又

勞心悄悄兮

傳

悄悄憂也

變

云思而不見則憂

小反

疏

月出至悄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哲其色亦皎然

而白兮非徒面色白哲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

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

皎月則皎亦日光言月光者皎是日光之名耳以其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

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月出悄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愠也故為憂

皓兮佼人憺兮舒憂受兮勞心愠兮月出照兮佼人

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憺本又作劉

妖也優於久反舒貌怪七老反憂也燎力

召反又力弔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變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文也徵舒字子

南夫字御叔。株林陵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

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正義曰：作株林詩者

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

其休息之特，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

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

是朝至也。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

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昭二八年

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

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

為淫泆之行。行，下孟反。匪適株林從夏南。云：匪非

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

之他耳。舐拒之辭。禮，舐都。株胡為至夏南。正義曰：

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

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今

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傳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為淫泆之行

行。下孟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

傳

云匪非

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

之他耳。舐拒之辭。禮，舐都。株胡為至夏南。正義曰：

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

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今

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本無兮字。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

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在國外。夏姬在

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夏徵舒，故為夏氏

舒字，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夏徵舒，故為夏氏

前。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
前。故假為舐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
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

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

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

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

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

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

淫洗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

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

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

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箋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

謂涕泗滂沱疏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

普光反沱徒疏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

何反下文同疏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其通夏姬

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

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

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
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
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
由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
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

詩注疏

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洗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

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

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符本亦作六下同蕖其居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

無為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

反本亦作渠莖幸耕反佼古卯反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



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
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
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獨傷
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
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
之類明其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傳蘭蘭也
箋云蘭

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反鄭改作蓮

疏 蘭蘭。正義曰以溱洧秉蘭為執蘭則知
反此蘭亦為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

聞。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
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

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傳卷好

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悁悁猶悒悒

也。
也。悒悒。玄反。悒悒。義曰俗本多無之。正
彼澤之陂有蒲

傳 菡萏荷華也。
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

歐戶感反菡本又作菡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儼矜莊貌寤

寐無為輾轉伏枕。
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二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鄒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

居漆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南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穎之間為檜字

檜音會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鄭正義曰昭十

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

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顛頭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同地以屬民則黎為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
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
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焉遷謬也尚書鄭志卷
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
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
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此正是黎一人
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
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秦洧之間。正義曰禹
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
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榮波既豬注云沈
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
榮澤在汴縣東榮澤榮波一澤名也榮澤近在河
檜國遠在河南北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
榮陽之南也鄭處檜也而國有秦洧是檜居秦洧之
間。正義曰鄭語云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苦也董姓醜夷秦龍也彭姓彭歸豕韋諸籍也禿姓
舟人也妘姓醜檜路偏陽也曹姓曹歸豕韋諸籍也禿姓

也禿姓為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
虛准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申以有駟路傷
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
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弟吳
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
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
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
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黎
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
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官
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
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
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
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
夫去之於是檜王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
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伯
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特險則仲是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魯君之字魯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魯仲則羔裘
之任賢使能周室中與不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
周道也故知魯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
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一
王夷厲之時魯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類相類或在
魯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為季札歌詩云自魯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
國之歌不復議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
以言焉故鄭不言魯之風俗。其國比鄰於魯。正
義曰地理志河南梁陽縣是也。魯國比鄰於魯。正
在梁陽魯在密縣北是其國比鄰於魯也。地理志
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魯國比鄰於魯也。地理志
邑也。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皋而左。傳曰制
號國者傳言號叔制與梁陽相近。在號之境內。故
特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此。鄰
獨言比鄰於號者。以鄭滅號。魯而處之。先譜魯而後
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魯鄰者

東。南。東。號。今。梁。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晉。獻。之。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

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

去。好呼報反。下註同。治直。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魯之大夫

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

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去君也。由魯既小而
道於大國。君不能用。入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
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樂而不能。用其心。自
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能。用其心。自

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道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絮遊宴不强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我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我將侵曹曹羈諫曰我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

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三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荀卿書云聘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珪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珪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環則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珪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珪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孤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孤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繪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好絮之第二章言在堂上第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

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

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

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篇注亦同蜡仕詐反

祭名也見賢遍反豈不爾思勞心切切傳國無政令使我心

勞勞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

切然音刀疏羔裘至切切正義曰言魯君好絮衣

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

於朝聽政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

強於政治唯好逍遥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

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

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

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者十五升

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明其

藻亦云羔裘緇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緇衣明其

正服亦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楊衣是

諸侯之朝服緇衣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

其飲農事休息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民祭

詩疏

五

其大

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六蜡同月其事相次故
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索饗之也
秦故喪殺

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蓄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是也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
孤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
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
曰君子狐裘豹袂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
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裘哉在天子之朝耳
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無狐白裘在若君用
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君用狐
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
絮以此朝則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好
子大夫士知非狐白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足

人功麤惡之裘撿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
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
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
朝之服既用祭服是息民祭服也撿君志在遊燕祭
於朝服既用祭服是遊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
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
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法則服
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
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
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爾女
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
君去若其已得缺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
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翽翽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云翽翽猶逍遙
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傳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七月

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所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謂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擯君皆用狐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膏古報反。豈不爾思中心是

悼傳。悼動也。云悼猶哀傷也。義曰上言變易衣

然此言喪色鮮美。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

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

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也。子為父父卒為母者三

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為于偽。素冠三

句。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衰

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

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

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

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王

為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

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

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

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鞞案喪服斬衰有衰裳

經帶而已不言其鞞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

裏緣要經繩履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鞞則喪服

始終皆無鞞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

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制

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制

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制

縞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制

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特人
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
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
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
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釋以
特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
後卻思
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

也樂樂瘠貌也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此特人皆

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

見素冠急於衰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腴瘠也端。樂力

情昔反縞古老反此婢後反解佳勞心傳傳兮傳傳

博愛勞也云勞心者憂不得見端。博徒庶見

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今無此人可
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腴瘠者兮今無此人可
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
既祥素此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
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
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
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練前已無此
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
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
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
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基而練至祥乃除練
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戒
音義同身服喪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腴故以樂
為腴瘠之貌定本毛無腴字。喪禮至腴瘠。正
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

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特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若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之喪纔行其半建禮不見練冠便是其暮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建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王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云紕綠也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編其冠用編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特人皆解惰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觀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瘦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傳傳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入與之同歸云聊猶且

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庶見至歸兮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其歸已家。鄭以為為幸得見且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喪服小記文彼註云成成人也編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釋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摠衣謂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

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
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
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庶見素禫兮云祥祭
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庶見素禫兮云祥祭

朝服素禫者禫從裳色。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行術

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

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

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云聊與

子如一旦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雅反下同見賢通

反下同援音袁下同無苦旦反。庶見至一兮。毛

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以爲作者言已幸

望見祥祭之素禫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蓋結

今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

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

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

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言三

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
三年故制之肖似也不肖所以謂愚人也擅弓云子
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
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
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
是非。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

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

者也○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長楚丈羊反

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挑恣姿刺反狡隰有萋

古卯反狴古快反本亦作繪古外反楚三章

章四句至恣者正義曰作隰有萋楚詩者主疾恣也繪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

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恣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恣之事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傳興也長楚鈹弋也猗儺柔順也

云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

情恣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鈹音遙長張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傳天小也沃沃壯佼也傳云知匹也疾

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於驕反沃鳥毒反樂音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

各註下皆同妃音配隰國人疾君淫恣情恣思得

無情恣之人言隰中有萋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

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

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恣故我

今日於人天天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

情恣疾君淫恣故思此人長楚鈹弋。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萋楚一名鈹弋本草云鈹弋名羊挑郭璞曰今羊挑也或曰鬼挑葉似挑華白子如小麥

亦似挑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
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
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
可韜筆管。○**桃**弋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之
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
也言**桃**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慈則長
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
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愨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
知此少而端慈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
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註云始生之時則性皆正直謂
初生幼小之時悉皆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
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桃**天少沃沃壯佼。此
正義曰**桃**之天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
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
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
家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
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樂子之無室
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
共爲家室故謂夫婦。○**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
家室之道爲室家也。○**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
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
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
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但
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
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偈起竭反疾也顧瞻周道中心恒

兮傳恒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云周道周之政

令也迴首曰顧。但兮都達匪風至但兮。正義

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

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嘯由周

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

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但然而傷之兮

此風車失常非獨指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

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

風飄兮知發發為調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

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

之車車者人所乘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

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

徵言政教之失能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燁燁震電

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得但傷至道

滅。正義曰但者驚痛之言故為傷也言顧瞻周道

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為下國周道周之政。匪風飄

兮匪車嘯兮傳迴風為飄嘯嘯無節度也。飄符遙

反嘯本又作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弔傷也。風至迴

票匹遙反。節度。正義曰迴風為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

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

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誰能

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誰能

亨魚漑之金鸞。既滌也鸞金屬亨魚煩則碎治民

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云誰能者言人偶能

割亨者。亨普耕反註同煮也既本又作擗古愛反

金符甫反鸞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金也一

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
鶯音才今反滌徒歷反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
在乎西懷歸也

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

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疏誰能至好音。正

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

則既滌而與之金鶯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

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

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

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為喻既者滌器之名既之意金鶯

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金鶯

言既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滌

既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

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既鼎廩人既醴是既滌皆洗

器之名故云既滌也釋器云醴謂之鶯鶯錢也孫

曰關東謂甑為鶯涼州謂甑為錢郭璞引詩云既之

金鶯然則鶯是甑非金類亨魚用金不用甑變舉者

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故不欲煩知亨

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誰能至

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註

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註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

匪風三章章四句

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

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

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

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

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亦歸之義故

得為歸也。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為

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

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

耳非謂彼不知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七

毛詩註疏卷第七 七之三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曹蜎蜎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昔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為伯其封域

在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曹音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

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

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

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

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蜂蟬序云昭公
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鳴鳩在其間亦共公
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

蜂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蜂蟬上音澤下音由渠略也
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

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
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蜂蟬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蜂

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蜂蟬序云昭公四

句既小而迫魯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
保守好為奢侈而任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

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
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

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

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
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
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
首章言蜂蟬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
言其美卒章乃言其
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蜂蟬之羽衣裳楚楚

傳

興也蜂蟬渠略也朝生夕死俗

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云興者喻昭公之

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

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
○楚楚如字說文作黼

本或作蠖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螺音同沈云二字
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

遙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傳

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

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旦。難。乃。處。蟬。至。

曰言蟬之蟲有此羽翼以與昭公君臣有此衣。楚楚也。蟬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與。昭。公。之。朝。廷。皆。小。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游一各渠略南陽以東曰游梁宋之間曰渠略。游。一。各。渠。略。南。陽。以。東。曰。游。梁。宋。之。間。曰。渠。略。

焄曰夏小正云焄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焄。焄。曰。夏。小。正。云。焄。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焄。

蝓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蝓。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取之其生而女如蟬也樊光謂之。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取。之。其。生。而。女。如。蟬。也。樊。光。謂。之。

中蠋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女如蟬也樊光謂之。中。蠋。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女。如。蟬。也。樊。光。謂。之。

俗本作渠樓者誤也。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俗。本。作。渠。樓。者。誤。也。興。者。至。渠。略。正。義。曰。

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

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也何則卒章賦衣。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也。何。則。卒。章。賦。衣。

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蟬之翼采采衣服。采。衆。多。也。采。采。衆。多。也。采。采。衆。多。也。采。采。衆。多。也。

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亦為。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亦。為。

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

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蟬掘閱麻衣如雪。傳。掘。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蟬。掘。閱。麻。衣。如。雪。傳。掘。

閱容闕也如雪言鮮潔。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閱。容。闕。也。如。雪。言。鮮。潔。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

一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一。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

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心。之。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

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

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憂。矣。於。我。歸。說。去。說。猶。舍。息。也。協。韻。如。字。悅。至。歸。

說。正義曰。蟬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公羣臣皆麻衣。鮮潔如雪也。蟬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公羣臣皆麻衣。鮮潔如雪也。蟬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公羣臣皆麻衣。鮮潔如雪也。

神素。繡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他。用布。故。衣。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

蟬蛸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各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
 同遠于萬及下注同好呼報反
 四句至人焉



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傳

及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

可反又音荷反都外反又都律反彼其之子三百赤傳

傳彼彼曹朝也傳韋韋也一命緼傳韋韋再命赤傳

珩三命赤傳韋韋珩大夫以上赤傳韋韋乘軒箋云之子是

子也佩赤傳韋韋者三百人服謂之箋韋韋沈又南味反朝直

箋反下在朝同緼音溫何烏本反赤傳黃之疏赤傳韋韋至

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為彼候迎傳

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傳

三百人皆服赤傳韋韋是其近小人也諸候之制大夫五

人今有三百赤傳韋韋愛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候人

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被

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候之候人亦應是

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乃身荷傳韋韋謂作候人之徒屬

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傳

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傳

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傳韋韋與傳韋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

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明是官

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知是官

為上士不宜身荷傳韋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

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知賢者

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王侯治其方來治國事者
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侯來者則致之於朝歸
送之也官以侯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
則送之於境以是知侯人是送也路節送迎賓客者
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送迎賓客者
亦如之若侯人主送迎賓客以路節送迎賓客者
賓客者環人掌送迎賓客以路節送迎賓客者
迎而職掌不止侯人則荷戈兵衛無禁掌訝又掌送
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相類故也且政字從攴故長
尺也說文云設攴也刺遠也且政字從攴故長
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
侯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
唯為候人故以官言之○禮記彼至乘軒○正義曰
相二年左傳云衮冕蔽廷則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
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

稱晉文公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
大衛夫人以魚軒是大夫乘軒也諸侯亦乘軒故桓公
入國服冕乘軒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荀使
夫之軒衰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荀使
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
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
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謂之
爵弁服之鞞也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命赤芾鞞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
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也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以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禮別言之則祭服
芾之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禮別言之則祭服
其頭五寸有鞞帶傳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制明
陳服皮弁素鞞玄端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於祭
矣玉藻說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其頭五寸有鞞帶傳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制明
以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禮別言之則祭服
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也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命赤芾鞞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
爵弁服之鞞也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謂之
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
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
夫之軒衰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荀使
入國服冕乘軒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渨良夫曰荀使
大衛夫人以魚軒是大夫乘軒也諸侯亦乘軒故桓公
稱晉文公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

詩統卷之三

七

卷之三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維
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 鶉在梁不濡其翼傳鶉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鶉在

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鶉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

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洿音鳥一音

火故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

尊反稱尺證疏維鶉至其服。毛以為維鶉鳥在梁

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濡其翼以興

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

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鶉洿澤至翼乎

曰今之鶉鶉也洿澤釋鳥文舍人曰鶉一名洿澤郭朴

為洿河陸機疏云鶉水鳥形如鴨而極大喙長尺餘

魚便羣共行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

共食之故曰洿河以鶉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

之梁謂魚梁也。鶉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

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維鶉在梁不濡其

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維鶉在梁不濡其

味傳味喙也。味洿洿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彼其

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父也不久其厚

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

為厚。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傳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

山也濟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

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在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

兮變兮季女斯飢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

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

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蒼兮至斯飢。正

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

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

斯必歲穀不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

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蒼兮至升雲。正

義曰言南山朝濟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傳蒼兮至升雲。正

知蒼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士風故

升雲也箋蒼蔚至德教。正義曰以興也。唯言雲興

不言兩降故知蒼蔚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唯言雲興

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唯言雲興

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婉兮

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

季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

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其久飢

故詩言少女其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強女弱不其久飢

致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

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鴉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尸本音

作疏鴉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

尸疏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

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心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生心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與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傳**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

一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箋**云興者喻人君

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鳴鳩 **結**

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 **莫音暮** 下上時掌反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箋**云淑

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疏**鳴鳩至結兮正



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鳴鳩養之，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

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

如此均壹既知曹君用心不均也。 **傳**鳴鳩至如一

上而正義曰鳴鳩結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

然無正文。 **傳**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相傳為

此美其用心均壹。在子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

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 **傳**

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以

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傳**騏騏

文也弁皮弁也 **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

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璆以玉為之言。此帶弁者刺

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璆。云。

證。飛。鵠。至。伊。騏。毛。以。為。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

反。證。飛。鵠。至。伊。騏。毛。以。為。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

善。人。君。之。德。亦。能。均。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

不。稱。其。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

以。玉。為。之。餘。同。騏。文。弁。皮。弁。伊。騏。言。皮。為。之。璆。

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也。春。官。司。服。凡。兵。事。章。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

服。凡。春。官。司。服。凡。兵。事。章。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

章。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皮。弁。者。以。其。

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之。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常。服。知。是。皮。弁。亦。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璆。說。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

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

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

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

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上。

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

云。皮。弁。之。飾。有。玉。綦。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也。

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

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寺。三。

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駢弁王是弁作青黑色
 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駢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
 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駢弁執兵衛王綦常
 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駢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
 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
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得反**武他**疏**曰釋言文執義
 如其無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是也**疏**云執義
 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下長張丈反**疏**
 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文非為州
 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信元年左傳曰
 凡侯伯救患分災其非禮也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疏云正長也
 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

長入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
 字從辛木云似梓實
 如小栗音壯巾反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反刻音克**疏**下泉四章章四句

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
 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二章
 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
 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
 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
 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傳興也列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

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云與者喻其公

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

音列。浸本作寢。子鳩反。根音即。徐又音良。漑古愛反。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愾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

者。大息也。音久。既反。覺音教。列彼至周京。正

彼以下流之泉。浸彼苞根之草也。根非灌漑之草。得水則

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

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之中。覺

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

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列字從冰。是遇寒

而病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列。字從冰。是遇寒

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流是爾雅之

曰。木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

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一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

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一作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

梁。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為

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

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根。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

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漑之草。得水而病。與者禾之

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

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

應獨舉。浸稂且下。草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

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草

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涼草蕭著之屬。釋草

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

息之聲。是愾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

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

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

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

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列彼下泉。

浸彼苞蕭傳蕭蒿也。刀反。蒿好。愉我寤嘆念彼京周列。

彼下泉浸彼苞著傳著草也。愉我寤嘆念彼京師芄。

芄黍苗陰雨膏之傳芄芄美貌。雉反。膏古報反。薄四。

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

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

伯有治諸侯之功疏然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

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

從王之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恩德。

勞來之故也。其文義則同。郇伯至述職。正義曰。郇伯。

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郇伯至述職。正義曰。郇伯。

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

侯爵者定四年左傳說鮑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

明自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為侯也。諸侯有。

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辨。

職之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

事考績述職之事也。有王室之功。正義曰。述。

二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

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

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

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

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

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

富辰稱畢原酈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

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

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

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

下二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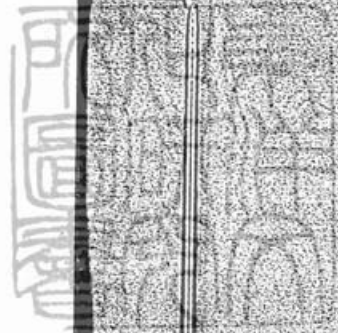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